

16

出門一笑大江橫

出門一笑大江橫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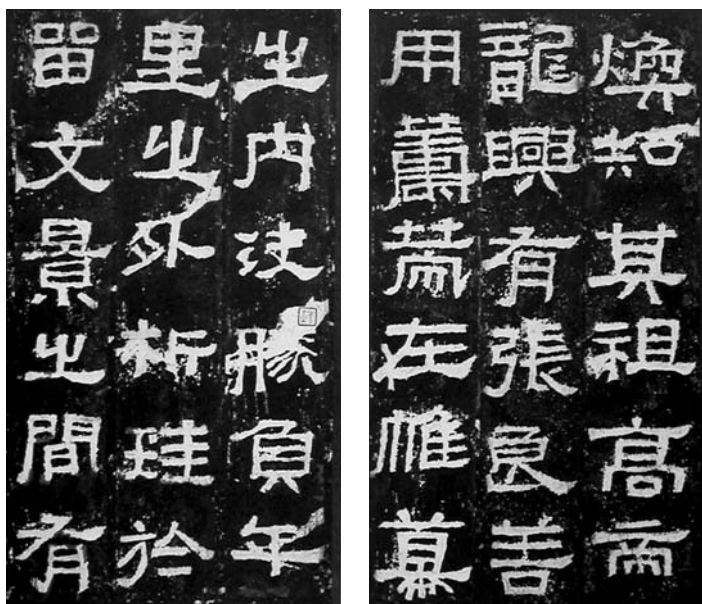


圖 · 東漢〈張遷碑〉

這年頭大家都在說不景氣，卻有一個名字叫作陳明貴的傻瓜「逆勢操作」，很認真的正在準備他固定每年一度的書畫個展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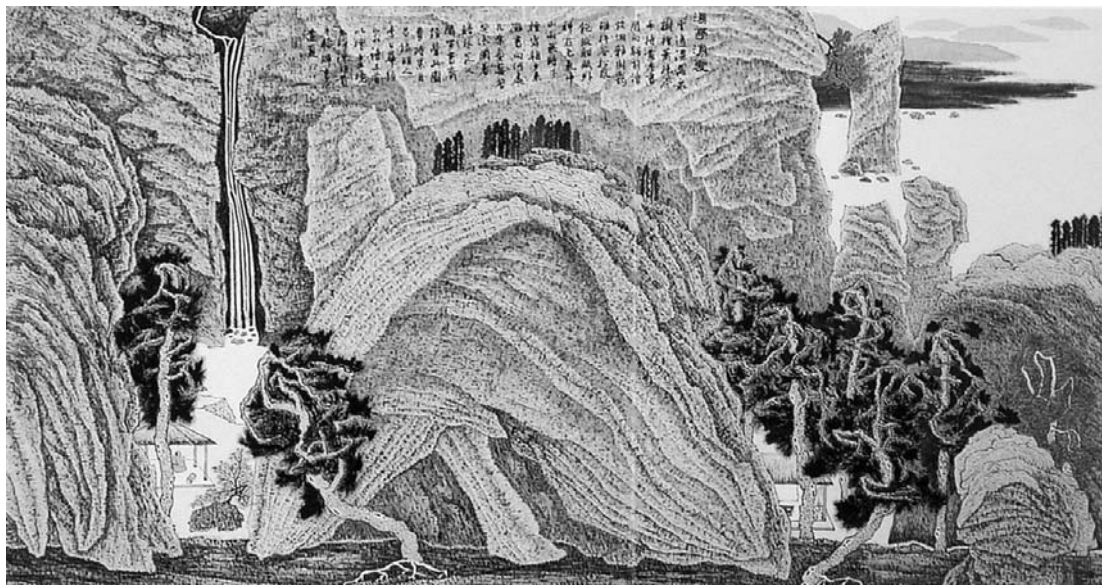
印象裡的阿貴是「墨潮書會」的大將之一，很多人看他的「現代書藝」弄得很轟動，作品前衛，又表現得一副「疏慵自放」的樣子，想像他本人大概也很新潮；其實不然，在我眼裡他不過是一個「今之古人」。他最心儀的作品風格是「清、逸、雅、潤」的「晉韻」，用力最深的是傳統的書畫藝事。早年從王北岳老師學篆刻，從杜忠誥、施孟宏、黃篤生等書法名家遊學，從陶晴山、周澄先生習山水，與吳常熙老師學古典詩詞文章。最近去他畫室時還見到他剛「出爐」用歐體端端正正、老老實實、整整齊齊寫就的一件小楷《心經》；加上滿屋子的文玩收藏與書香，顯然可見的文人生活方式，以如此對傳統書畫、篆刻、詩文專注且投入的精神而言，「現代書藝」應該僅能算是他「業餘」的玩票罷。而他的「自放」，更不能逕

說就是前衛，不如說他似晉朝「竹林七賢」中阮籍等人之狂狷似乎更為貼切。而且據我所知到現在為止，他可能連什麼叫「暈倒兩千」(WINDOWS 2000)，PC (電腦)是什麼東西都搞不清楚，若以「e」世代新人類的標準，此人只能歸類至「石器時代」的化石，宜供之於博物館，何來的前衛？

有酒、有朋友、有陳明貴在的地方，肯定是熱鬧而不寂寞的。明貴愛酒，但酒似乎不怎麼愛他，因此三杯下肚，就會給他「顏色」看，讓他「HIGH」到得意忘形。但是他還是視酒為知己，他說每逢創作情緒低落，獨自困坐畫室之時，這時酒是他的好知己，微醺之下，往往畫意就從筆端源源而出。吾觀明貴近作，隸書作品多以〈張遷碑〉(圖一)之架構為底，形式維持了厚拙，線條卻令人意外逐漸的抽掉了張遷的「澀」意(圖二)，而化入幾分文人風格的優雅，形成他個人「似拙又雅」的奇特書風。老實說，我初時尚有點不以為然，但終於瞭解這樣的書風應是經過他的吸收消化自然形成，為的是呼應他那細緻的山水，使個人書畫風格融於一爐。行草部分看得出來有二王、溥儒、彭醇士等諸大師的影子，但細心觀覽倒也另有一分自家酣暢不拘的性情流露。至於山水，除純熟穩健的傳統筆墨外，我欣賞他的經營布局的功力(圖三)，「奇崛」兩字該是恰當的形容。我以為靈滬師門高手如雲，但能得江兆申先生「奇崛」兩字真傳者並不多見，阿貴當是少數之一，近作但見時有「橫看成嶺側成峰」、「天外飛石」、「石外有石」、「萬壑奇松」等妙作，令人稱絕，大開眼界。當



圖：陳明貴隸書，有〈張遷碑〉厚拙，線條卻令人意外逐漸的抽掉了張遷的「澀」意。



圖三 陳明貴畫作的經營布局，「奇崛」兩字該是恰當的形容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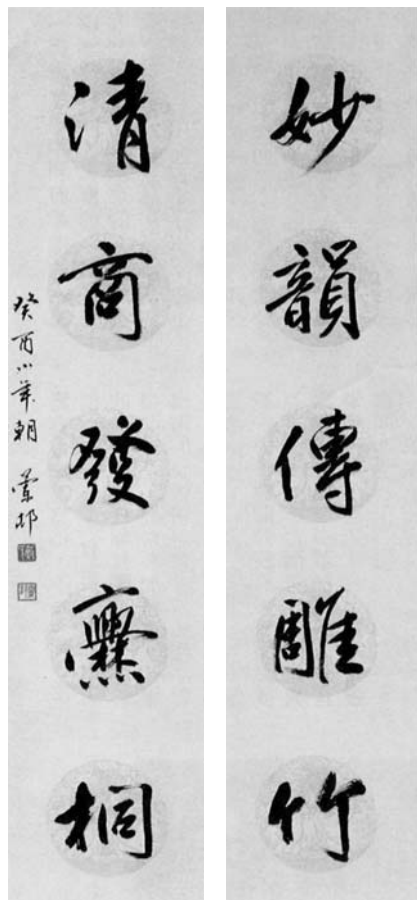
然，以上成就除了他個人超強的領悟力外，平日那些美酒看來倒是沒有白喝。

阿貴很早就立志當一個專業藝術家，一九八九年他辭去方濟高中教職，避開了一般獎賽的競爭跑道，自己選擇另一條「人煙較稀少」的路，以每年開個展的方式來督促自己，這一點是值得肯定的；雖說這條路比之於國內獎賽文化「一戰成名」「大起大落」的方式還要艱辛許多，但卻是步步踏實，毫無僥倖。明貴是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系的高材生，自有其歷史恆久觀，當能瞭解藝術其實是一條寂寞而漫長的路。一路走來之心路歷程可謂五味雜陳，其間或有得意有失落，有懊悔亦有堅持，有狂傲或有謙卑，有躊躇、懷疑與樂觀、進取等心象轉折，起伏不定，甚至於有人窮志短，男兒為五斗米折腰之嘆；幸好明貴有一位好太太支持他，還有許多前輩及好友都欣賞他、鼓勵他，如吳平、張光賓、戴蘭村、汪中諸先生都

是他平日尊敬和經常虛心請益的對象，也讓他受惠良多。汪中先生勉勵他：「藝術家不能有很多錢，要窮，有很多錢，就死了。」讓他有所堅持。戴蘭村（圖四）則贈以「高築牆、廣積糧、緩稱王」座右銘，意思是要他「少說話、多養氣、真用功」，讓他更能靜心地「韜暉」「謙和」養志。張光老、吳平更不時予以嘉勉指導，讓他對自己的人生抉擇深具信心而無悔。

能跟阿貴於書屋裡對坐，喝著老酒，品鑑他眾多的收藏，百無禁忌的暢談古今、臧否「時奸」，直是人生一大快事。閒談之間時而冒出幾句像「兇」啊，「了不得」啊等他專屬的口頭禪，很爆笑。當他得意洋洋的展現畫室中的一塊好硯石或某件好藏品，他會當面問你：「明良，怎麼樣？夠「兇」了罷！」「怎麼樣？『了不得』罷？」你只要答一句「嗯，夠兇！」得意之下，他往往拍桌大笑，樂不可支，像個小頑童，接著也許就搬出另一個「更兇」「更了不得」的東西出來嚇你。但是「了不得」、很「兇」兩句也常常被他用來諷刺一些名過其實，欺世盜名之輩。因此當他說你「兇」時你且慢生氣，說你「了不得」也別高興太早。

阿貴交遊廣闊，若論輩分、藝事造詣等各方面所認識的高人能士很多，請我為他寫序實在是不敢當，但既然蒙他抬愛，再加上誠懇的一句「隨便你寫」，顯然有不怕被我「消遣」的肚量，遂讓我樂意一試。從數度交談中發現，明貴雖然一直以「我志破名利，太虛任遨遊」來期許自己，卻也隱約透露著他在藝事修道過程仍有著一些困擾和壓力的存



圖四 戴蘭村作品：「妙韻傳雕竹；清商發藝桐。」

在。吾以為凡行走藝術之道者，明辨「真、假」「虛、實」此一關卡很重要。古時有一持戒僧，一生持戒，有次因夜間行走不小心踏著一物作聲，懷疑是一隻懷孕而腹中有子無數的蛤蟆，懊悔不已！睡後夢見數百蛤蟆索命，大驚而起。到天曉觀之，乃一老茄耳。

老茄如何？蛤蟆又怎麼樣？英雄自有英雄面，面對塵世之紛擾，阿貴何妨瀟灑些，學黃魯直來一句：「出門一笑大江橫」！